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四八九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89)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赞比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33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八十九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I. 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489)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赞比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33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赞比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331)

1. **主席**：根据安理会以前几次会议的决定，现在请葡萄牙、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索马里、肯尼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鉴于安理会议席有限，我建议请直接有关的葡萄牙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同时，请坦桑尼亚、索马里、肯尼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到他们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B. 德米兰达先生**（葡萄牙）在安理会议席就座；**M. A. 福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A. A. 法拉先生**（索马里）、**A. E. 奥桑亚-尼奈克先**

生（肯尼亚）和 **A. 埃里安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2. **主席**：我刚接到由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签署的一封信(S/9355)和加蓬代表的一封信(S/9356)，他们要求参加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经安理会同意，并根据议事规则和惯例，现在请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突尼斯和加蓬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并请他们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如果这些代表中有人想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L. H. 迪格斯先生**（利比里亚）、**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F. B. 萨维奇先生**（塞拉利昂）、**M. 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和 **J. 达万先生**（加蓬）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3. **主席**：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提请安理会各位代表注意，尼日利亚代表在七月二十四日的信中要求把尼日利亚增列为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的信〔见S/9340和Add.1-3〕的联合签字国。

4. 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是加蓬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5. **达万先生**（加蓬）：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各位代表允许我就葡萄牙对友好的兄弟国家赞比亚的侵略行动发表加蓬代表团的意见。

6. 但首先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对于美国人民在刚刚胜利完成阿波罗11号宇宙飞行这一辉煌业绩中表现出来的天才，与各位一起同申祝贺，并表示热烈的赞扬。据最新消息报道，三位勇敢的宇宙飞行员已在两个多小时以前安全着陆，我热烈欢呼他们的光荣归来。

7. 非法驻扎在莫三鼻给和安哥拉的葡萄牙武装

部队对赞比亚领土发动进攻之后，安全理事会应赞比亚的要求召开了这次会议。非洲国家以非洲统一组织的名义，支持召开安理会会议的要求，借以表明非洲不可动摇的团结，决不因葡萄牙在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非法驻扎占领军，推行侵略政策及扩张主义方针而有所改变。

8. 我特意说这是“非法”的，因为不论是安哥拉也好，莫三鼻给也好，还是几内亚(比绍)也好，都不承认葡萄牙有权占领它们的领土，更不用说把它们的领土作为侵略非洲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基地了。里斯本政府的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葡萄牙边界和领土问题，这是一种荒谬的主张，必须坚决予以驳斥。众所周知，葡萄牙是一个欧洲国家，它与非洲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共同边界。葡萄牙是与西班牙一起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因此，与葡萄牙有共同边界的是西班牙，绝对不会是位于非洲的赞比亚。与赞比亚有共同边界的是安哥拉和莫三鼻给，而它们决不是葡萄牙的埃斯特里马杜拉和阿尔加维那样的两个省。葡萄牙代表蓄意在地理上颠倒黑白，其目的在于混淆我们的视听，使人相信葡萄牙人留在非洲土地上所谓合法的这一荒唐假设。这种拙劣和徒劳的手法在这里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9. 杰出的赞比亚代表已在安理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葡萄牙军队侵犯赞比亚领土完整的大量侵略行为。这类进犯及其造成的伤亡是不胜枚举的，有案可查的侵略行动即达六十余起。这种事态清楚地表明，尽管人们再三要求里斯本政府恢复理智和清醒的头脑，尽管葡萄牙因它的侵略政策已经并继续受到许多谴责，这个政府仍然无视国际准则和道义，无视非洲各国人民在他们自己国土上和平生活的权利。

10. 不仅葡萄牙违背莫三鼻给、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人民的意志，自称有权占领这些领土，而且里斯本政府甚至毫不迟疑地公开对非洲独立的主权国家蓄意发动进攻。

11. 继许多国家之后，今天赞比亚又成了葡萄牙轰炸机和突击队的攻击目标，以致造成该国许多人无辜死亡，大量物资遭受损失。对赞比亚的武装进攻清楚地证明，葡萄牙奉行的是侵略政策，尽管赞比亚努

力谋求通过和平手段制止进攻，这种进攻仍进行了多年，并继续到现在。

12. 现在该是里斯本政府明白在非洲用武力推行疯狂的殖民政策是行不通的时候了。莫三鼻给、几内亚(比绍)和安哥拉人民迟早会赢得他们的自由和独立生存的合法权利。

13. 因此，安理会应对葡萄牙采取坚决的态度，要求它立即停止侵略，赔偿赞比亚因葡萄牙军队的进攻而蒙受的应有的损失。

14.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15.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你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各位杰出代表致谢，因为你们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你们的辩论，行使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授予我国外交部长的职权，而我就是代表他到这里来的。我们与其他国家一起接受了一九六三年非洲国家首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将时刻牢记我们统一组织的目标，自觉地执行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体现了，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它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斗争中我们的牢固团结和目标一致，以及把某些原则作为建立人民和民族之间信任和互利关系的共同立场的一致性。

16. 在讨论安理会的议题之前，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为刚刚完成的举世无匹的功勋向美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个荣誉主要属于美国人民，但我们也与该国人民同样感到自豪，因为这使我们确信，人类只要不自己限制自己，它的才智就是无止境的。这个计划是把传统、思想方法、智慧以及丰富的物质资源集中起来为人类造福的一切努力的顶点。但愿它为世界的进步——人类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取得不断的胜利！

17. 安理会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的第一四八六次会议上，听取了赞比亚的详细控诉。我们现在不打算重复那些支持各自立场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但是，对于那些不断发生的挑衅行动，我们必须表示我们的深切忧虑，甚至谴责。在我们看来，根据国际法与惯例，这些行动与享有联合国会员国身分的国家所表示的和平愿望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18. 这些行动包括轰炸村庄、炸死无辜平民、军队袭击外国领土、侵犯领空等事件；此外，正规部队还占领了赞比亚领土。占领阵地——虽然时间不长。所有这些都已被证实，某些事件并已被承认了。这一切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所述的的原则的。事实既已确定无疑，细节如何就无关紧要了。安理会应该根据这些事件，以及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作出公正的分析，从而提出自己对这问题的看法。

19. 我们认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得不到承认和尊重，受到武力侵犯的危险，例如现在赞比亚的局势，以致国际社会出于自己的责任感，对此表示相应的关切，这是正常的。属于非洲统一组织的那些小国，希望在国家关系中，通过联合国会员国的保证和诚意，各项原则能保持充分的效力，任何时候都不致被片面地解释，也不致受到片面的或歪曲的应用。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能够保障我们的独立和自由。

20. 葡萄牙也许会说，它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维护和保卫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内外部安全的种种必要的考虑。但是，赞比亚没有领土的要求，它的力量都用于非军事的目的，它怎么会威胁那两处领土的外部安全呢？硬说它可能有威胁，那无异于要恢复很久以前和不很久以前的做法，即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一旦产生什么问题，就接连不断地或时断时续地依靠威胁、武力和暴力来解决。我们坚决谴责这种做法，因为很清楚，这丝毫不能保证我们的稳定、和平或安全。

21. 至于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内部安全，难道真的有人认为应由赞比亚方面负责吗？葡属殖民地内部存在着解放运动，他们的存在不是外界影响的结果。它们是内因促成的，并且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它们是民族愿望的生动反映，尽管这些愿望往往受到忽视，它们最终必将胜利，即使不是由于全世界对它们的支援和同情，至少也会由于它们本身的力量而获得胜利。如果安哥拉和莫三鼻给这些领土不稳定，葡萄牙应该负首要责任，因为它不顾各国和各民族公认的法律，拒不给予那些领土的人民以自决权。我们知道，这种权利在大会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中已有了规定，

并为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的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所确认。

22. 根据自己所确信的利益，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这是人固有的权利。同样，根据自己认为足以维护其民族生存，并确保其愿望不致成为泡影的种种手段和目的，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所固有的权利。把各种根本是外来的准则强加于一个民族，是不明智的，不管这些准则在别处的内在价值如何。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它自己的理解和构想，要它接受不符合它在这方面的真正愿望的形式，也是不明智的。只要葡萄牙拒绝承认它必须立即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定义重新解释它的自决权概念，那么，不论危及世界这一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的镇压活动如何猖狂，解放运动将继续存在下去。

23. 由于大家所说的侵略行动的结果，赞比亚和葡萄牙之间产生了争端。有关双方举行了谈判。赞比亚代表告诉我们，这些谈判，或者至少是谈判结果，并未满足他的政府的希望与要求，使它的权利得到承认，并获得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充分保证。赞比亚认为，各地举行的各级谈判，并未能解决它同葡萄牙之间的争端，因此它只得根据宪章赋予它的权利，把这一争端提交给安全理事会。

24. 谈判的好处在宪章和联合国的实践中已得到确认。但是，谈判取得多大成效，还得看有关各方的意愿如何，也得看争端造成的局势是否有利举行开诚布公的谈判。这就是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履行自己的义务，任何一方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它认为最适合的方式。

25. 安理会正在研究的继续恶化的局势，涉及对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断发动侵略的行动，对维护世界那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显然会构成威胁。安全理事会已经了解事实的真相及其事态的发展，因此，现在就有待于它采取宪章所规定的程序、措施和方法了。为了尊重宪章的原则，我们应该谴责葡萄牙所干的那种侵略行动。国际道义要求使赞比亚的合法权益得到满足。这样做，我们就不仅是在阐明法律，而且也是在执行一项正义行动。

26. 如果必要的话，我们愿意再次吁请各大国

注意，安全理事会在1963年7月31日的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和1965年11月23日的第二一八(一九六五)号决议中，要求“各国必须立即停止向葡萄牙政府提供任何能使它继续镇压它所属领土上的人民的援助”，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向葡萄牙政府销售和供应用于这一目的的各种武器及军事装备，包括销售和运送用以制造和维修在葡管领土上使用的武器弹药的各种设备和原料”。如果这个建议在过去六年里严格付诸实施的话，就可以防止发生那些不可饶恕的行动，并对我们的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兄弟的解放事业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而问题的性质也会完全改变了。

27. 各大国和我们一致认为，为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能最后消除旧时代的陈腐特征和过时的哲学痕迹，承认自决权是必要的。各大国还应该承认，根据信念和传统，我们大家的责任，特别是它们的责任，是保证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致受到与我们所表白的，我们在联合国中所主张的信仰不相容的种种考虑的妨碍。

28. 我们求助于安全理事会，因为对我们来说，它的权威本身就是对维护我们的主权、独立和自由的那些原则的保证。当然我们有保卫这些原则的坚定意志和道义力量，所以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不可能驱使我们采用暴力，既然这种暴力的主要责任不在于铤而走险者，而在于那些迫使他们——可能这是无意识的——铤而走险的人。

29. 你们正在审议的具体案件——还有关系到行使自决权、民族独立和尊重主权方面的所有问题——在世界舆论面前能占多大重要性，就要根据安理会对此作出什么决定，建议采取什么措施来估计了。

30. 按照联合国宪章作出的正式保证，已经有了，而且在大会和安理会上也已多次重申过了。弱国本来已无依无靠，如果再加上那些有理由地相信历史和正义是在自己一边的国家所受到的挫折，那未免太不合适了。

31. **主席：**我刚接到一封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的信(S/9357)，要求参加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及惯例，如无异议，我建议邀请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J. K. 恩古扎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32.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33. **迪格斯先生（利比里亚）：**主席先生，安理会诸位尊敬的代表，为了你们允许我们参加这项非常重要的议题的辩论，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34. 请允许我和其他代表团一道对史诗般的阿波罗11号月球飞行的圆满成功，向美国代表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衷心祝贺。人类已经赢得了空间飞行的胜利，并已证明，自己能做到过去做不到的事，那么现在，让我们花些时间、精力和金钱，来解决我们地球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吧。

35.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葡萄牙外国武装力量对赞比亚不断进行空中和地面的攻击；葡萄牙对赞比亚国民的屠杀、伤害和绑架，蓄意为武装入侵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制造气氛；葡萄牙外国军队开始在非洲大陆进行现代化战争；以及冲突日益扩大，使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有卷入漩涡的危险。

36.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可悲的事态是葡萄牙拒绝遵守联合国决定的结果，也是联合国内另一些会员国公开帮助和教唆葡萄牙政权，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与这个法西斯政权进行勾结的结果。

37. 非洲国家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葡萄牙帝国主义，这不仅表明我们是事实上的同盟国，而且表明，里斯本政权由于其非法性，已使它面临崩溃的危险。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能靠这种似是而非的、不合逻辑的、站不住脚的无理要求维持下去。

38. 葡萄牙人过去在莫三鼻给建立殖民地的時候，曾遭到非洲人民的反抗。如果葡萄牙代表不了解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六年冈冈亚纳酋长领导的祖鲁族战争，马库阿部落的起义，那用不着我来教导他。但我们不是到这儿来背诵历史的，我只想提一下，葡萄牙人在非洲的要求，今天已没有一个是正当的，也没有一个还有任何法律根据。

39. 我国代表团知道，某些同盟是过去长期的恐惧造成的，它们使我们目前对付葡萄牙法西斯政权产生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相信，在座的朋友们，不论他们是否支持我们，都不可能不明白：葡萄牙的阴谋诡计以及它利用葡萄牙宪法玩弄的法律伎俩，都阻止不了非洲人民朝着自决和独立发展的方向前进。我想提醒一下葡萄牙代表，有个叫做果阿的地方，过去也曾经是葡萄牙的组成部分。

40. 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一个本来该是民穷财尽的欧洲国家，为了苟延残喘，维持现状，赖在我们大陆的另一部分不走，硬说这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感到不安的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会员国，参加了一个对非洲人民和非洲大陆的最高目标和愿望毫无促进作用的同盟，一边宣称他们遵守联合国宪章，一边又去支持那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我们感到不安的是，联合国会员国南非联邦一九六八年给了葡萄牙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单单今年已预付了一亿二千万美元，极力支持一个抹煞人类一切愿望和理想的落后政权。我们的烦恼来自日暮途穷的葡萄牙帝国。

41. 我们不想侮辱任何国家。利比里亚有许多地方用的还是葡萄牙名字；我们不想否认葡萄牙人在历史进程中应占的地位。可是现在，公众舆论似乎发生了根本变化。非洲人民以西非的几内亚(比绍)到东非的莫三鼻给，已从日益增多的暴行以及对非洲葡属殖民地人民基本人权的蔑视中看出，葡萄牙在非洲的恐怖主义出现了新的特点。

42. 非洲国家团结起来了，大家决心尽一切努力，结束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器和南非的黄金支持的葡萄牙惨无人道的野蛮政策。

43. 大约八年前，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的安理会上，利比里亚代表帕德莫尔先生在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便会自行缓和的暂时性的问题。今天，你能设法躲开这场争论，可是明天，以至无数个明天之后，它仍会来纠缠你，而且表现的形式更尖锐，更严重，直到你最后不得不决定支持这一边或那一边为止。”〔第九四六次会议，第161段。〕

44. 毫无疑问，赞比亚共和国已经成为葡萄牙外来侵略的受害者，这个受害者现在正向安理会要求主持正义。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的第一四八六次会议上，赞比亚代表在他那以事实作根据的详细发言中，向我们讲述了葡萄牙侵略赞比亚的令人发指的事实。葡萄牙的侵略是无止境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里斯本机场上对包括利比里亚人在内的非洲无辜乘客的刁难，到赞比亚代表在文件中详细记载的种种暴行，都显示了里斯本政府的倒行逆施。

45. 利比里亚外长格莱姆斯先生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安理会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

“现在，葡萄牙政府面临着历史性的抉择：是继续依靠使用武力，以致必然造成不可避免的灾难，经济损失和军事行动的扩大，还是顺应世界舆论，接受联合国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使人民安心，保证难民返回，与葡管领土的人民建立新的关系，一种建立在自决和独立基础上的关系。在处理这一伤亡重大的灾难深重的危急局势方面，已经白白浪费了大量时间。独立的非洲国家不准备再等待下去了。”〔第一〇四〇次会议，第80段。〕

46. 在一四八六次会议上，葡萄牙代表在发言中拒绝接受赞比亚代表真诚给予的同情。其实他还是接受的好，因为在不太远的将来，他就不得不寻求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同情了。

47.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突尼斯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48. **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突尼斯代表团非常感谢安全理事会和你给它机会，对整个非洲大陆最重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49. 我也赞同人们对美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宇宙飞行员们在人类历史上将永世流芳的事业中取得的卓绝功绩，向美国代表团所表示的祝贺。

50. 正如我们的联名信件〔S/9340和Add.1-3〕所表明的那样，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委托三十五个国家在安理会上讨论葡属殖民地问题，突尼斯就是其中之一。你们今天审议的这个问题的形势，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葡萄牙正在进行的反对非洲人民

的殖民战争如何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以及这种威胁所达到的程度。现在，安理会重新面临着殖民战争扩大到邻近独立国家领土的问题。不幸得很，这类问题安理会早已接触过很多了，因为，发动强大军队进行的殖民战争——这种战争从定义上说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战争是为了挽救它们必然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要对邻近独立国家采取牵制性的攻击。它们有时候把这说成是所谓追击的权利，有时候又把把这说成是正当的自卫权利，好象殖民政权也能使用“正当”这个词似的。

51.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殖民政权决无正当可言，更不用说合法了。自从通过了承认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以来，联合国大会已多次宣布，在葡萄牙统治下的人民有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大会承认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国家的斗争是合法的。对于葡萄牙政府不断威胁和侵犯与葡管领土相毗邻的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大会曾屡次、并且最近又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第三九五(二十三)号决议中表示了它的严重关切。

52. 这意味着目前安理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只是证实联合国的一贯说法，这就是，葡管领土局势的恶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53. 今天我们正在审议的事件，仅仅是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的第一次发言中向我们说明过的一系列严重程度不同的事件中最新的一起而已。他的发言具有尊严和克制两个特点，这种克制是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必然胜利的人们所特有的。尽管受到来自东西两方面的不断骚扰，赞比亚从未放弃它的克制态度，当然，这种克制态度并不妨碍它要求结束这些不断发生的罪恶昭彰的侵略行动的坚定决心。

54. 葡萄牙代表把这种克制，以及赞比亚政府尽可能和平解决这些事件的愿望，看成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消极容忍葡萄牙在它边境上的殖民活动的表现。然而，事情很清楚，赞比亚政府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用尽了一切其他办法之后，它只好要求安理会设法使葡萄牙恢复理智了。

55. 葡萄牙代表自作聪明，强调双边讨论的重

要，但结果只是一方面证明了赞比亚的善良愿望，另一方面证明，如果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决议尚且蓄意蔑视，那么跟这样的国家是不能进行有效的磋商的。他甚至企图从赞比亚的合作态度中引出骇人听闻的结论。他说：赞比亚政府同意会谈，这就意味着它“对葡萄牙政府的诚实、理智及真诚协商的愿望是满意的”〔S/PV. 1486, 第76段〕。这位尊敬的葡萄牙代表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令人费解。事情很明显，赞比亚政府既然要求安理会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那就是因为它的看法完全相反。而且不仅赞比亚政府这么想，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哪怕对里斯本政府一贯姑息的国家，会认为葡萄牙的殖民政策是合理的。

56. 赞比亚代表给我们宣读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材料，上面记录着葡萄牙军事人员在赞比亚国土上制造的一件件挑衅事件。他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为非常具体的资料，还列举了那些被劫走、杀死或伤害的人的名字。至于葡萄牙代表，他只是笼统地抵赖这些指控，没有对上述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反驳。但是，他还是顺便承认说：在某些事件中，殖民当局已承认他们的责任，甚至已同意向赞比亚赔偿损失并道歉。试想，一个在通篇发言中斥责赞比亚向安理会告状的人，却对赞比亚等待了这么久，才向诸位揭露这些侵略行动，感到诧异。其实，这种矛盾掩饰不了葡萄牙代表的窘态，他既不能驳倒事实，又无法否认赞比亚所表示的诚意，这种诚意遭到了占领军的顽固抵抗。为了替自己的失败辩护，那些军队只好在邻近的国家中寻找替罪羔羊。这些独立国家因为支持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遭到了公开的责骂。然而它们被骂，更是由于它们已经独立，因而给附属国人民提供了自由的坏样板，而自由总是有传染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免要问，这个殖民国家的政府对它的军队到底有多少约束力？这些军队在与一个它们认为弱小的敌人对垒时，总是遭到难以理解的失败，因为自由的概念和它所产生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对它们是完全陌生的。

57. 葡萄牙代表的发言还包含一些离奇的特点。他居然在联合国机构中心安理得地大谈葡萄牙在非洲的边境问题。他很清楚，这个机构对葡萄牙留在几内

亚(比绍)、安哥拉和莫三鼻给领土上——这完全是靠武力维持的——曾屡次加以谴责。对葡萄牙代表的这种态度，我不想多说，不幸得很，这已并非新闻，它只是证明，葡萄牙的狂妄态度受到谴责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必须指出他这种态度，对于那些象我们一样，曾经把葡萄牙政府最近的一些变化看做希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和我们一样，曾经在三十二届大会上要求葡萄牙作出必要的努力，最后重新回到正义国家的行列，从而改弦易辙，使自己适应当今世界潮流的人来说，是极端令人失望的。

58. 还有一个方面不能不引起代表们的注意。葡萄牙代表告诉我们，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发生了一百余起解放军对占领部队的破坏事件。他甚至还补充说，其中一些事件是极端严重的。可是葡萄牙政府过去一直说，在葡管领土内的抵抗行动是微不足道的。这次它终于承认了。这使那些至今仍希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国家确信，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它的最后阶段，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唤醒葡萄牙，使它面对现实，并记住作为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它应该承担的责任。

59. 当葡萄牙殖民主义在进行垂死挣扎的时候，当远征军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因而试图把战火蔓延到非洲其他国家，从而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更大威胁的时候，这样提醒它一下是有好处的。

60. 危险已越来越明显。今天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只是一种威胁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变成现实，致使非洲南部陷入可怕的种族战争的深渊。遭受挫折的殖民军队是很可能走上这种极端的。因此，安全理事会现在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这种事态的发展，就成了当务之急。

61. 只要葡萄牙继续压制这个地区的非洲人民，那里就肯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其他代表也谈到了这点，虽然用的话不同。法国代表说：“在那个地区的各族人民能行使他们的自决权之前，形势就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好转”〔S/PV. 1488, 第95段〕，他正是说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话。如果安全理事会能从根本上消除祸患，使非洲南部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压迫，那当然再好没有，因为在二十世纪中叶，占少数

的欧洲人的统治者——当然是在庞大的军事组织和工业组织的支持下——在那个地区推行这些东西。

62. 我们听说，有些代表团主张双方应恢复这里所说的双边会谈，虽然很明显，赞比亚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已经失败。现在要求恢复这个作法，就等于对赞比亚政府早已表示的诚意给予惩罚。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是：谴责葡萄牙最近对洛特村的侵略行动，以及它以前的一切暴行，并用尽可能坚决的态度要求葡萄牙不再侵犯赞比亚的领土完整，以及其他与葡萄牙殖民地毗邻的领土。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这样做。

63. 如果这样做了，安全理事会对赞比亚就是公道的，对葡萄牙人民也是有益的。葡萄牙人民不可能也不应该支持殖民战争，由于这些战争在开始之前就已注定要失败，因而更显得徒劳无功。

64.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塞拉利昂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65. **萨维奇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根据我国和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及突尼斯联合提出的申请〔S/9355〕，邀请我和我国代表团参加目前安全理事会召开的会议，讨论赞比亚共和国对葡萄牙最近侵犯它的领土完整的控诉。对此，请允许我向你及安理会各位代表转达我国政府和我个人的深切谢意。

66. 赞比亚共和国代表已经提请大家注意葡萄牙对他的国家进行的大量侵略行为。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葡萄牙陆军和空军对赞比亚领土的入侵，以及对它的人民的骚扰，不下六十六起，并且常常造成人民生命的损失。

67. 赞比亚代表七月十八日在安理会〔第一四八六次会议〕的发言提供了极其详细的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浪费安理会的时间，复述这些事件，葡萄牙对与葡管领土接壤的非洲国家的这种攻击已经并不新鲜。这是葡萄牙本性的一个普通的方面，是有预谋的，可以说是它处心积虑的一贯政策，就是要使所有与葡属领土交界的国家屈服，断绝自由战士可能从这些国家得到的援助。

68. 几年前，塞内加尔为驻在比绍——即所谓葡属几内亚——的葡萄牙士兵向它发动进攻，向安理会提出过控诉。葡萄牙也对几内亚共和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组织并发动过类似的袭击。那以后，年青的赞比亚共和国似乎成了葡萄牙罪恶活动的目标。

69. 赞比亚到底做了什么，以致它的侵略者对它如此刻骨仇恨呢？赞比亚在非洲的地理和政治地位，使它不得不向正在为民族自决和人类尊严而斗争的非洲人民提供庇护和援助。它这样做，不过是执行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各种决议而已。

70. 尽管葡萄牙不愿意遵守和执行这个世界组织的决定，我们还是看到赞比亚是准备与葡萄牙友好相处的。赞比亚再三表示，愿意和葡萄牙就若干问题举行双边会谈，尽管它是非洲解放的头号敌人。但是，虽然模范地表示了克制和诚意，赞比亚还是认为必需将这问题提交给安全理事会。

71. 为什么这样做是必要的呢？它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葡萄牙当局缺乏诚意。赞比亚和葡萄牙代表团举行会谈时，在一次会议上签订了联合声明，其中说：“葡萄牙代表团正式承认这些事件是不幸的，并答应向它的政府建议，按照这些具体证据，并根据在纽约达成的协议，向赞比亚政府道歉，并对它的损失给予公平合理的赔偿。”〔见第一四八六次会议，第 111 段。〕尽管这样，我们获悉侵略赞比亚的类似事件又发生了好几起。在这种情况下，赞比亚当然会得出结论：在对待葡萄牙这种一意孤行、顽固到底的非洲的敌人时，举行双边会谈，或者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列举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其他办法，纯粹是浪费时间。

72. 葡萄牙代表也顺便向安理会报告了赞比亚侵略葡萄牙领土的没有详细情节的事例。如果他的说法有任何根据的话，我相信安理会是很愿意多听听的；否则，这种发言当然会理所当然地被给人不加思索地予以抛弃。倘若他们的话含有一点事实，那么毫无疑问，里斯本的葡萄牙当局老早就会唤起全世界的注意了。

73. 我国代表团坚决遵守联合国宪章，重视大会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它特别相信，只要非洲大陆的一部分仍然遭受奴役，其余部分就有失去自

由的危险。此外，葡萄牙无视会员国的集体意志，拒不执行大会及这个重要机构通过的许多决议，对赞比亚连续不断采取侵略行动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支持赞比亚代表对葡萄牙侵略者的控诉，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保证那个蒙受损失的年青国家得到合理的赔偿。

74. 在结束这个发言之前，如果我们代表团不向美国政府和人民祝贺他们把第一批人类送到月球，并使他们安全地返回地面的卓越成就，那将是一次疏忽。这一成就说明，人类只要认真地努力去达到一个目标，他们是有勇气和能做到这点的。我们希望，从这宏伟的研究计划中获得的知识，能用来造福人类。

75.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主席先生，在谈到安理会的议程项目之前，我谨表示赞同你代表我们对阿波罗 11 号月球飞行的成功向美国代表团，并通过它向美国人民和政府所表示的祝贺。我们全心全意地赞成这些祝贺。这个飞往月球又成功地返回地面的整个航程，刚刚在几个小时前结束。美国宇宙航飞行员在一大批几乎是无名的科学家和专家的支持下，所建立的功绩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难以找到适当的词句来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赞美。

76. 我们感谢带着和平使命飞往月球的这三位宇宙航飞行员。我们感谢他们已安全地返回地球。我们也感谢现代通讯方法使我们有幸成为使二十世纪增添光彩的这个非常事件的目击者。

77. 一些明显的结论是可以得出来的。首先也许是，我们现在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当决心、才能和科学与那个既不可预示又不可缺少的要素——人类的勇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类的前途几乎是无可限量的。另外一个结论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如果说有的话——有三个人——仅仅三个人——能这样代表全人类的。我们的共同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祝愿伴随着他们。他们也为我们打开了比迄今所了解的地球疆界广阔得多的世界。

78. 我仅以此片言只字欢呼美国及其英勇的宇宙航飞行员取得的成就。

79. 现在我谈一下我们议程中的议题，即赞比

亚对葡萄牙以武力侵犯它的领土完整，轰炸它的一个村庄，以致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所提出的控诉。

80. 在其他情况下，对这种控诉的辩论完全可以只限于这个控诉本身，以及与它有关的行动。然而很清楚，在我们面临的这个特殊事件中，我们意识到，局势的阴影远远超出了上述控诉。当然，我所指的是这个地区的总局势，它是整个非洲大陆上最危急的局势，它的特征是，安哥拉人民和莫三鼻给人民正在为获得充分的自决权而展开斗争；此外，还有南罗得西亚的局势，那里的津巴布韦人民正在压迫下呻吟；还有纳米比亚领土，它正在等待着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时刻的到来；还有压迫着千百万人的，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81.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能忘记这总的局势。然而我将尽量扣紧主题发言。尽管如此，我必须指出，这些事件性质本来严重，偏偏又发生在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的地区，它们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听取了有关各方的发言，特别是第一四八六次会议上的发言之后，我们本来愿意建议双方通过宪章为此规定的种种方法，以寻求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然而，即使采用了这些方法，双方，即赞比亚和葡萄牙，达成了彼此认为可以接受的协议，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还有反复重演的趋势，而每次反复，无论看来多么微不足道，都会产生破坏作用，使非洲南部经常遭受威胁的和平与安全进一步恶化，而在南非洲，我再说一遍，和平与安全确实是岌岌可危的。

82. 我们坚决主张最严格地尊重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坚定地恪守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作为一个小国，我们自己的安全也依赖于对当今国际法公认的原则的普遍尊重，更不必说这是联合国会员国理应承担的义务。

83. 既然如此，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对违反这些原则或者不符合这些准则的行为保持沉默。我们在安理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求我们所能找到的办法，去防止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如果它们已受到威胁，就应找出消除这些威胁的途径和措施。

84. 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已经，并且还将继

续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并将本着这种精神，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公式，这些公式也成为安理会对引起我们争论的行为所持的观点。

85. **主席：**现在请赞比亚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利。

86.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谢谢你允许我在这个辩论中再次发言，行使我的答辩权。

87. 主席先生，你已经代表参加这次安理会会议的我们大家对人类有历史意义的小小一步表示了我们的由衷的赞美和祝愿。这一步确实是人类的大跃进，它在上周末使美国的才能、毅力和勇气大放异彩。在尊敬的宇宙航员安全着陆的时候，请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向我的朋友和同事——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说几句话表示祝贺。如果我请他把自己比作晚会中最有魅力的年轻小姐，等待接受人们向她表示慷慨的赞美和殷勤的话，我希望我的朋友不要感到难为情。然而，为了使我的同事不致太窘，我们和对待那位迷人的年轻小姐不同，除了赞美和真挚的颂扬之外，只对他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希望这种探索为美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福利作出更大贡献。但愿这次成功带来更大的成功。

88. 现在我要谈议程上的项目了。在第一四八六次和第一四八八次会议的发言中，葡萄牙代表问我们，赞比亚要求召开这次会议岂非咄咄怪事？这样问过之后，他居然异想天开，企图蒙骗安理会，他说：“报上关于葡萄牙两名军事人员在赞比亚被非法地、毫无信义地拘留的报道，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线‘索。’”〔第一四八六次会议，第63段。〕主席先生，我这位朋友的外交部长为答复我们七月十五日的信件〔S/9331〕，曾于七月十六日给你发了一份电报〔S/9335〕，要求参加讨论。但是，现在我那位朋友抱着那样的消极态度，指望他对会议作出贡献，不是要求太高了吗？他为什么要用不相干的东西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呢？如果他做不出作业，那么，我只得占用各位一些时间，把一切对他再讲一遍了。

89. 赞比亚把洛特村事件向安理会提出，是因为葡萄牙不顾我们已被证实的克制态度，四年来一直侵犯我们的领土完整。我们来找安理会，是因为在这

四年中，葡萄牙军队杀害了我国许多无辜的男女平民和儿童。上星期五我从多达六十儿起的事件中，引用了不下二十件。除了我提到的这些具体事件以外，我请安理会，也请葡萄牙代表注意：在葡萄牙恣意发动的这些袭击中，很多赞比亚人受了伤。很多人被劫走，妇女遭到蹂躏。赞比亚的财产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掠夺一空。我们的牲畜也被非法抢走了。

90. 当然，聪明的葡萄牙代表在不能继续编造司法的和行政的神话的时候，他就干脆毫不客气地把它抛开了。他矢口否认洛特村事件之后，以为我们老实可欺，又由于遭到明显的失败，便告诉安理会说，赞比亚和葡萄牙之间为解决这事件，可以很顺当地利用双边会谈。据说，我们对葡萄牙的继续侵略还应该抱忍耐态度，理由就是有个凭空捏造的葡-赞委员会正在处理他认为“毫无根据”的问题。一个以顽固的态度在安理会出了名的国家，竟然会准备去调查它认为是毫无根据的问题，看来，葡萄牙一定是经历了一番象革命那样的变化了。

91. 我们在葡萄牙侵略下已过了四年的赞比亚人知道，葡萄牙处心积虑的侵略行动一直在增加，并且变得更激烈、更频繁了。

92. 基于对和平解决争端的必要性的认识，基于对侵略者方面的一贯抵赖态度的了解，我们总是努力向葡萄牙人证明，我们对三次事件的控诉不仅是严肃的，也是真诚的。我们邀请葡萄牙代表到赞比亚去亲眼看看他们的可耻侵略活动的后果。但是，他们无视一切证据，对其中极其严重的两起拒绝承担责任，只承认了一起，在这起事件中一个有四十多所房屋的村庄被完全摧毁了。他们承认，他们的武装部队对其他两起侵略事件也有责任，但他们竟狂妄地声称，他们的攻击是行使所谓追击权利。尽管这些事件的受害者都是赞比亚平民，他们对葡萄牙根本谈不到有攻击意图，但是，侵略者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根本不存在所谓对葡萄牙的敌对分子，也不能使他们采取稍为合理一点的态度。在遭到这种无理拒绝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和平解决对葡萄牙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侵略者准备为它的武装部队对赞比亚采取的敌对行动承担全部责任的话，我们的努力就会获得成效了。

93. 葡萄牙代表指责赞比亚对谈判缺乏诚意。我愿意提醒他：他们曾经对我们保证过，说里斯本已经发出指示，大意是至少在调查期间不会对赞比亚发动侵略，然而，就在我们对上述三起事件中的一起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又发动了两起严重的进攻。当调查正在进行的时候，葡萄牙军队袭击了桑冈博村，炸毁了芦恩瓦桥。我倒要请问侵略者：如果这不是对谈判缺乏诚意，又是什么？

94. 正如很多人在发言中指出的，赞比亚是非洲南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幸的受害者。葡萄牙一直指责我们允许在我们国土上“建立训练及供应武装进攻的基地”以反对葡萄牙。我们曾经极其明确地一再表示过，我现在再重复一遍，赞比亚所作的一切都是履行它对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责任。因而，尽管葡萄牙、南非和罗得西亚结成了邪恶的同盟，给我们制造种种困难，我们仍然遵守宪章的原则，为与赞比亚接壤的受压迫的领土的成千上万难民打开大门。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按照联合国宪章这样做的时候，葡萄牙人却沿着赞比亚-莫三鼻给边界，以及在赞比亚境内，埋设地雷，使难民不仅不可能从葡萄牙的残暴统治下逃生，而且恶毒地阻止已在赞比亚的难民返回家园，收割自己的庄稼。当然，只要注意到葡萄牙士兵的土匪行径，人们就会理解，数以百计的难民撇下成熟的庄稼逃离家园，这对葡萄牙军队倒是一件大感高兴的事。他们的本性原来就是掠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95. 葡萄牙代表企图使安理会对一九六六年产生错觉，声称我国在一九六六年背离了睦邻政策。他还要我们相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局势是平静的，骚动只是在一九六六年才开始，即所谓赞比亚训练的“分子”渗入那些领土之后。我想告诉他，安理会非常清楚，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人民在遭受多年的法西斯压迫之后，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拿起武器，反对葡萄牙侵略者了。仅在一九六一年，就有一千五百多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被歼灭，一百个行政乡镇，以及在罗安达三十哩内的三个以上的区被摧毁或解放。安哥拉的经济几乎瘫痪了。对那场给他的政府带来的灾难，葡萄牙代表要责怪谁呢？对莫三鼻给随之而起的暴动，又要责怪谁呢？

96. 自然，我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这位朋友是从果阿来的，他现在把自己装扮成葡萄牙代表，最近几年，他一直在为葡萄牙对安哥拉和莫三鼻给人民的压迫进行毫无希望的、没有说服力的辩护，以致没有时间去学习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历史了。

97. 如果他对这一点还不清楚的话，那么我想重申一下，在安哥拉现在发生的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就如过去在印度发生的一样，是土生土长的；现在莫三鼻给的斗争，就如过去美国殖民地的斗争一样，是土生土长的；现在几内亚(比绍)的斗争，就如过去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一样，也是土生土长的。既然如此，那么，不论他，不论葡萄牙压迫者的军队，都不能扭转历史的潮流。非洲已经选择了解放和民主的道路，无论殖民者怎么勾结，甚至结成邪恶的同盟，都不能阻止这声势浩大的进军取得彻底胜利。意味深长的是，葡萄牙每次对赞比亚的进攻，参加的只有葡萄牙白人士兵。敌人难免后顾之忧，其失败已迫在眉睫了。

98. 我不想再给葡萄牙代表提供借口，让他把我向安理会阐明的事实说成是口号，以致浪费安理会的时间。所以，我只想从他的荒谬说法中提出一点来谈谈。他有个相当离奇的说法，即他认为，他的政府既然对六十起侵略事件中的一件承担了责任，其余的也就算解决了。这么多的国民被敌人劫走，一个名符其实的政府竟然可以置之不顾，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由于葡萄牙已为它的军队摧毁的四十二座房屋赔偿了损失，赞比亚政府就可以忘记这么多被残杀的国民、成百的受伤同胞、被奸污的无辜妇女、被侵略者掠夺的牲畜，这样的说法难道是可以相信的吗？当然，在葡萄牙人的心目中，政府只不过是一种压迫的工具，而不是保护人权、个人自由和生存权利的机构。

99. 我感到可笑的是，葡萄牙代表竟恬不知耻地把我们对两名侵略者的拘留，说成是使“一切具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都感到震惊”的行动。我只好劝葡萄牙代表去要求他的政府，对一千三百万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几内亚(比绍)人民多行使一点这种道德和正义。如果葡萄牙真的会这样做的话，它就不致派弗雷塔斯这种蹩脚学生去打时代错误的殖民主义的仗了，我的政府也不必要为了自卫，拘留任何葡萄牙人了。

100. 葡萄牙代表可以请求安理会释放弗雷塔斯和他的同伙，但是我却要告诉他，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三名赞比亚人在靠近安哥拉边境的地方打猎，葡萄牙人怀疑他们越过了边境，不予警告就将其中二人击毙了。关于弗雷塔斯和他的同伙，我们看不出葡萄牙代表有什么理由再来麻烦安理会。只要他们今天交还我们被劫走的国民，我们也会在今天释放侵略者，虽然弗雷塔斯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首批侵略者的头目。我曾提过这次事件，双方交火后，侵略者被击退了，并且有三名被打死。

101. 关于我们的空军对葡萄牙有侵略意图的假设，简直是太荒谬太离奇了，根本没有必要在安理会上加以讨论。

102. 在当前，也许还应提一下葡萄牙人侵略洛特村的问题。你们应该记得，我在七月十八日〔第一四八六次会议〕阐述我们的案情时说过，我们的政府是在两个星期以后，才向安理会提出申诉的。当时我指出，推迟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能在议事大厅外解决这个问题及其他类似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向侵略者提出了那件严重事件。但是，他们拒绝我们的指控，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葡萄牙代表在这里也拒绝了我七月十八日的指控。就在昨天，他还在安理会上说：“我们对那种指责已作了回答。我们否认这件事，因为它是虚假的。我们重申这一立场。”〔第一四八八次会议，第25段。〕面对这种顽固态度，我们才决定到安理会来解决问题，这有什么奇怪呢？

103. 葡萄牙人在重申他们的立场时告诉我们说，他们拒绝它是因为在我提出已被他们拒绝的控诉时，他们还没有得到我的发言的原文；看来他们还没有时间研究我们的控诉。假如这样，为什么在七月十八日，甚至还没有研究我的发言的原文，就急急忙忙加以拒绝呢？况且，我的信难道不就是要求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吗？他们知道我要控诉的是什么。他们在伦敦的代表拒绝得更早，因此可以看出，他们完全不必再作研究了。有意义的是，葡萄牙代表与伦敦他们的同事步调并不一致，尽管他的同事早就抵赖了，他还向安理会叙述他对这事件的看法呢！

104. 葡萄牙代表先是推说洛特村距离太远，因

此那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后来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他又给我们编了一则扫荡活动的“海外奇谈”。他突然这么结束他的小故事：“入侵者窜回赞比亚，很可能跑进了洛特村”〔同上，第28段〕。然而他没告诉我们后来怎样。扫荡活动是没有的。我承认，入侵者确是有的，那就是葡萄牙侵略者，他们窜到洛特村，犯下了我已列举过的侵略罪行。他们袭击的时间是在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三日、四日。只要想一想葡萄牙人在边境上埋了地雷，这个“扫荡”活动的故事就不攻自破了。从莫三鼻给越过边境进入赞比亚的洛特村要用飞机，葡萄牙侵略者也正是乘飞机去的。

105. 葡萄牙代表提到，赞比亚当局对边界线不十分清楚，这说法不仅恶毒，而且是个骗人的把戏。其实，他自己的话已毫无疑问地承认洛特是赞比亚的一个村子。我们一直张挂的地图也不容我们有怀疑的余地。

106. 关于劫走我国国民杰里迈里·鲁欣杜的事，安理会听到了一则想入非非的故事。据称鲁欣杜是一桩国际风流韵事的受害者。这位利文戈的非洲“海伦”，竟如此受葡萄牙白人军队的欢迎，以致他们不惜为她发动进攻，侵犯赞比亚的领土完整，出动大批人马进行追捕？葡萄牙军队从什么时候起对安哥拉人的权利这么关心过呢？

107. 然而，葡萄牙代表无疑是个自相矛盾的典型。昨天我们还看到他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表演。在指责赞比亚怀有敌意时，他说：

“赞比亚政府或者是能控制它的国境而不想控制，或者是控制不了。假如它控制不了它的国境，责任就够严重的了；假如它控制得了而不去控制，责任就更大了。无论如何赞比亚都逃脱不了在葡萄牙领土上进行袭击的责任，这些入侵分子来自赞比亚国土，袭击后又逃回赞比亚为他们提供的庇护所。”〔同上，第41段。〕

可是，在给我们作了那番有趣的训话之后，葡萄牙当局却没有想一下：正是赞比亚才有权就鲁欣杜事件对他们作这样的训话。即使按照他们的说法，鲁欣杜也是被来自安哥拉殖民地的分子所劫走的。

108. 至于葡萄牙方面答应提交安理会的唯一证

件——执政的联合民族独立党党证——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事实：鲁欣杜本来是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地方官员。此外，我们在这里也报告过，绑架事件还发生过好几起，被劫走的人中自然会有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党员。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葡萄牙代表在答应提交证据时，事实上正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它的国家对赞比亚进行了侵略。

109. 我感到喜悦的是，当葡萄牙代表要安理会拿出证件来证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器曾被用来反对我们时，我们杰出的朋友——法国代表就立即证实说：法国曾经根据查实的情况，警告过葡萄牙不得滥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武器方面的特权。假如我们过去大量的确凿证据一向被葡萄牙方面肆无忌惮地抵赖了，那么法国的这次警告也许将使它终于不得正视现实。我们也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能效法法国的杰出榜样。

110. 最后，我国政府希望十分明白地指出：尽管葡萄牙人在这里或其他地方说得如何冠冕堂皇，他们其实是极端顽固地坚持对赞比亚进行侵略的。我国政府严重地关切着非洲南部的紧张局势，并为它的缓和尽了一切努力。如果要具体说的话，我们过去四年的克制态度就是和平愿望的一个证明。有意义的是，正是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乌开了第五次东非和中非国家首脑会议，并通过了关于非洲南部的宣言。我现在将该宣言的副本交给安理会，要求作为安理会的正式文件予以分发，因为它与这个问题有关系。葡萄牙人在指责我们对他们怀有恶意之前，最好是认真读一下这份文件。鉴于葡萄牙人有颠倒阅读联合国决议和决定的著名传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他们的逻辑是颠倒的——我们希望秘书处能为葡萄牙代表团着想，替他们翻译这个宣言。¹

111. 我们感谢那些主张通过双方讨论以结束侵略行动的代表团。然而遗憾得很，甚至在葡萄牙人含糊地要求举行双边会谈的同时，这些侵略者仍对我们损害之外又加侮辱，无耻地拒绝了我们符合事实的指

¹该宣言后来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以S/9363号文件分发。宣言原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附件，议程项目106，A/7754文件。

控。我们深信，正如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他们已经选择了顽固到底和继续侵略的道路。

112. 由于我们的唯一错误只是按照联合国宪章支持民族自决，给真正的难民提供庇护，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有责任倾听我们的申诉。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组织的其他会员国能支持我们，而不是使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防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所以，我们对葡萄牙侵略造成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那些远离冲突地区的人也许可以用暂时和缓办法或绥靖政策作为栖身之所，但我们死者的鲜血，被绑架者的无声呐喊，受伤者的伤痕，却要

求我们立即制止侵略。现在的问题是安理会是否准备帮助我们抵抗侵略。我们希望所有尊重我们领土完整，并愿意在这个紧张地区看到持久和平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们一起共同谴责葡萄牙对赞比亚的侵略，并以应有的蔑视态度共同驳斥它对我们的控诉的抵赖。

113. **主席：**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如果现在没有代表再要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话，我建议暂时休会。经过与各位代表的协商，下次会议定在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